

肉

卷

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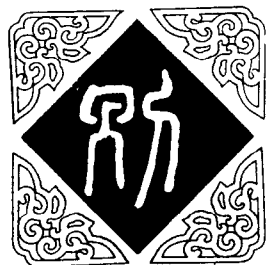
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五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五

江蘇古籍出版



詔戒
監司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二

孝宗皇帝十二

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
行郡國班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
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爲近而易察
者也而求其淩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
撓者蓋莖莖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訖無舉奏民瘼
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
心毋冒于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臣留正等曰導上之德意而達之四方察吏之能
否民之疾苦而徹之朝廷部刺史居其間實任之

王奇之
淮南帥

罷福
建鈔
鹽法

也砥名厲節趣公謹法之士既少乃朋比苟且訖
無舉奏則天下之脉絡何由貫通 壽皇頒明詔
以鼓舞之誠急所先務哉

是月以王之奇知楊州兼淮南安撫使 中書門
下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行般
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爲鈔法聽從客販訪問州郡
緣住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爲民害詔罷
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
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
并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舍人
留正言所修記注自 紹興十五年以後至目即多

隨月
帶修
記注

索秦
琪印
空紙

不治
葺軍
器罪

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 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 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都統制吳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除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 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挺勒令千人子細開具著落聞奏正名定罪庶彼無詞

苟不統
任可制

甲軍閱差
衣諸人

己亥進呈馬軍司陞差統領官張遇爲統制梁克家
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 上曰
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
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庚子進呈諸州軍揀
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
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奏
非特諸州爲然近吳玠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
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葺處理合點檢 上曰
須不測差人諸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
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
弓弩箭脫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

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

臣留正等曰人主志所欲爲四方萬里環而應之
怠弛一生其間則弊亦隨矣其機蓋甚神也漢宣
帝爲治所以使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
技巧工匠器械後世亦鮮及之者厲精綜核始終
不渝焉耳 壽皇之治兵政取隱者罪之老繆者
去之至於軍器則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又及諸
郡之禁卒並整葺三四日之間屢致意焉聖志宏
遠所以繼宣王復古之規模雖俟時不戰而威
武震于天下也

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

去兵
官冗
負

祥瑞奏
法

負而平江府又有一負何也可并路分鈐轄負數契
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
仍作闕 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
後不再差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
日 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
并讀表一負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
館太史令一負差本職官 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
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
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

臣留正等曰祥瑞之物使誠不期而至耶聖人猶
不尚也況人主一有所蔽則珍符休應紛然四出

者皆欺諛之爲矣漢武帝唐元宗英明之君也及甚爲邪說所蠱則佞臣方士得以罔之如玩嬰兒孝文恭儉寡欲然猶幾陷於玉杯延壽之詐甚矣佞言之易入也 壽皇於敕令條目盡刪去奏祥瑞等事拔本塞原過漢唐賢主遠矣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劄子奏竊以 皇太子在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旣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恭聞 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等書亦皆數四 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

東宮
添講
禮記

喜忠
銳軍
射藝

看詳
諸路
不便
事

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
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
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
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二月己巳 上曰前日內閣忠銳軍射藝甚可觀
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爲難事
主兵官當議推賞 辛未勘會已降旨揮令諸路監
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
狀詔令左右司看詳

臣留正等曰天下民瘼多矣 壽皇孜孜求之使
民情不艱於上聞王澤不壅於下布誠有父母斯

朋黨
難破

民之心哉宜其固邦本於無窮也

戊寅宰執內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

臣留正等曰大哉王言古今朋黨之論定矣朋黨之爲天下患其原甚長其末甚酷君子憂世者爭爲辨析以解人主之惑其說亦甚衆區區然曰如是而爲黨如是而非黨如是而爲君子之黨如是而爲小人之黨凡此皆展轉致辨於朋黨之中非能超然獨觀諸其表也壽皇論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其宅心

甚乎其操術甚約非聰明不惑正大無私能爲是
言乎大抵朝廷不當有朋黨之論而人主不當有
嫉惡朋黨之心蓋朋黨之所由起端緒固不一要
之常自小人唱爲此名以加君子歐陽脩曰小人
欲廣陷良善人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求疵惟
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此悉見其情矣然則
黨論方興之際人主惟理之從朝廷之所選擇之
所貶黜初不必問其誰黨之人也揆諸理而是則
取之非則去之是非昭明人心自孚忠賢雜還儉
佞屏伏綱紀畢正朝野大和而黨論亦且消矣苟

五月二十二日

賢否並容好惡不分而曰將以平黨論也則恐君子小人兼進惡必勝善矣豈壽皇是是非非之訓哉臣是以妄窺聖意而極論之

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覩關斬廣南提舉官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切謂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

蘇請
美餘
嶠卻

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
爲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
其爲愚弄朝廷莫此爲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
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
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容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
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
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
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爲水
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
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歟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却椿積寬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治者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

人主不當貪心

置饒錢司鑄

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讓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效不難到也上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是春以王揖李大正並爲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利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爲名兩司行移連街按察夏四月庚午上宣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